

月魂

钟声扬



七
五
十
出
版
社

月

魂

钟
声
扬

北岳文艺出版社

月 魂

钟声杨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原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10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1988年7月再版 1988年7月第2次印刷

•

印数: 1—3,300册

书号: 10397·163 定价: 1.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诗体小说。全诗以江河般的激情、朝霞般的文采,描写了传奇式的抗日民族英雄、华侨女儿——李林,在烽火硝烟中挥刀跃马、纵横驰骋,惊心动魄、叱咤风云的一生;展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沉浮激荡的历史画面,塑造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之魂的光辉形象。

掀开书页,在刀光剑影之中,不乏爱情的讴歌,人生的礼赞;于鸡鸣犬吠之时,间有命运的议论、生活的趣谈。诗笔流水行云,格调飘逸俊彩。洋洋洒洒,恍若碧空万里,推出一轮浩光新月。

前 奏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李白

明月哟，每当你横出天际照临古长城，
我就想起了抗日烽火中的那位女英雄。
悠悠千古，多少往事云烟去；——只有她！
年年岁岁朝朝暮暮激荡着我沉寂的心灵。
草鞋、皮带、金鞘剑，短发齐耳灰军装，
双枪在手，帽沿上别着一颗闪闪红星。
月光下，她扭头一笑，忽然飞身上马，
天地间、硝烟中，兜起一阵呼呼长风。

多么威武，矫健，骁勇而剽悍！
多么潇洒，俊彩，飘逸而迷人！
来啦，她就是这部诗体小说的主角，
——中华民族的巾帼英雄——呵！李林。
不要说她已经昨天的人物吧，不不！
有道是继往开来，年年山水绿，日日夕阳红
深夜里，我蘸着明月清风匆匆写下这部史诗，
献给那些为新世纪而点燃朝霞的人们……

献给点燃朝霞的人们……

第 一 章

月亮升起来了；故事必须从头讲起，
然而，我并不打算为李林个人作历史写生。
——展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五彩画卷，
在历史的烟尘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九四〇。
我没有听过这位大学生如何演说、歌唱，
也未曾见过她怎样挥刀跃马，千里驰骋。
但是，她那群星般美丽动人的故事哟，
却象山花时时开在眼前、清泉流荡心中。

今天，我决意从遗忘的河边采摘几束，
织向未来的花环，装点青山、蓝天、白云。
读者，现在这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
——李林出生在福建闽侯，后徙厦门。
厦门，与祖国的宝岛台湾隔水相望，
呵呵，它是一座风光绮丽的海岸名城！
可是，可惜啊可惜：李林入迁时，
城头上多半是洋人的旗帜，一片阴沉。

那深蓝澄碧的厦门港外，是何所见？
巨轮大仓里，装满了整个中国的仇和恨。
唉唉！我们古老的民族哟，遍体鳞伤，
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灾难深重。……
有什么说的呢？记住吧，落后就要挨打，
即使你曾经作过重大贡献，通体光荣。
——多愁人易老。当李林牙牙学语的时候，
她父亲已白发满头，母亲则经常生病。

父亲的名字好象叫做李大虎（我没查清），
气度十分豪爽，性格刚强而膂力过人。
据说，李大虎的原籍是山东或者山西，
当年也曾参加过伟大的义和团运动。
后来，起义斗争被洋人的屠刀腰斩了，
他便流落江南，姑且以砍樵打渔为生。
少年时候，大虎曾读过几冬村学私塾，
然而，诗云子曰一套，到底还是不通。

他的床头上摆着几部名人译著，
油灯下，常常同女儿谈论“富国强兵”。
腰间总是佩挂着那柄锋利的金鞘宝剑，
他说，这柄剑是用鬼子们的血浆淬成。
母亲刘玉芹，是一位地道的山乡农妇，
勤劳、善良、质朴、温柔，而且相当聪明。
她不识字，却会讲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
女娲补天，牛郎织女，还有林黑儿那惊天动地

的斗争……

父亲常常带她去拣沙滩的粒粒贝壳，
母亲也每每帮她数点那海上的片片帆影。
李林，从小就有一种十分古怪的脾气，
——平日沉静寡言，有时却异常地好问。
她不说话，谁也无法叫她吐出半个字；
她要说话，又往往弄得人们口呆而目瞪。
她问：王婶婶的花母鸡为什么要下蛋？
喔——，张叔叔的白公鸡为什么会叫明？

为什么山头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
为什么天空的星星明了又暗，暗了又明？
那大海里的水哟，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它总是日夜喧闹，不会平静？
那海边的礁石哟，都是谁家的东西呢？
为什么常年累月矗立在那儿，动也不动？
她问：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公道与真理？
洋鬼子为什么要用皮鞭子抽打中国人？

噢噢，鲜血哟，一滩一滩洒在码头上，
奇怪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欺负学生？
——李大虎望着女儿迷惘而渴求的双眼，
觉得实在够稚气，然而却又气势逼人！
他摊开双手吱唔道：“算了吧，孩子，
这所有的一切和一切，答案你自己去找寻，

至于真理那当然是有的，毫无疑义——
不过，它已向那远远遥远的海外逃遁！”

“我可以把它们寻找回来吗，爸爸？”

李林又问；同时忽闪了一下那双大眼睛。

“唔唔，真理只属于追求真理的勇士。”

——李林笑了；这句话她似乎已经听懂。

“林儿，快快睡吧，你看已是啥时候，
启明星很高很高了，渔霸又要来敲门。”

——这是母亲的亲切的呼唤，她不晓得，
家中的渔债哟，何年何月才能还清！

她晓得，这种讨论即使继续到明天晚上，
饥饿总归还是饥饿，究竟有什么作用？

李林入睡了，嘴角上挂着疑虑和希望，
月光透过桐叶，照着那扇歪斜的窗棂……

总而言之，李林的运气还真算是不坏，
她在厦门终于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李林各门功课的成绩很出色；英语最好，
据说，已能流畅地通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她晓得，通向未来的道路遥远而坎坷，
没有相当强健的筋骨——呵！怎么能行？
“东亚病夫”的耻辱，再也不能继续忍受了，
于是，李林学会了推拉跑跳，登攀和游泳。
还应当感谢父亲对女儿的精心培养，

她自幼就练下了一套舞刀弄棒的本领。
李林的血管里，奔流着中国人的血液，
身段修长而窈窕，体格发育得异常匀称。

她的容貌，其实也并没有多少特别，
就象什么沉鱼落雁呀，如花似月，等等。
没有；只是她的棱角分明，五官适度，
有一双特别喜人、微微含笑的眼睛。
许多诗人都说过：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我仔细观察的结果，也确实不敢否认。
现在，李林的这扇窗户既然已经启动了，
那么好吧，就让她来瞧瞧这个艰难的人生。

然而，这一切又都好象微风中的缕缕轻烟，
忽上忽下，忽东忽西，老是捉摸不定。
她愿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可爱的祖国，
可是，祖国却仿佛根本不理解她的忠贞。
你看，她喘着气从楼上跑到楼下，
又从熙熙攘攘的闹市，来到荒凉的渔村
她挨门儿央求了所有的亲戚和朋友，
回答几乎一样：“爱莫能助呀，天地无门。”

——生活举起无情的皮鞭向她猛烈抽来，
又以无数的花样，嘲弄着少女的天真。
李林独自站在海岸上，茫然不知所措，
礁石在浪花中隐现，海风抖动着衣襟。

幻想呵，幻想！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难道真象泡沫，风乍起立刻就无影无踪！
此时此刻，她面对风云真想大声呐喊！
或者痛哭一场，洗刷这心底的千吨郁闷。

她诘问苍天，又追询大海：“回答我呵，
热血满腔，无从报国，——究竟是什么原因？”
唉唉！亲爱的读者，海何应？天何语？
苍茫宇宙，谁来倾听这一丝微弱的呻吟！
然而，李林并没有因此掉下半颗泪珠，
她拢了拢那蓬乱的头发，打了个转身。
她鄙夷地扫了一眼那江面上的贼船，
感到浑身发烧，沉雷隐隐在胸中滚动。

然后，她顶着狂风向倾斜的海岸走来，
心想：天地既然无语，我要再问问双亲。
——是的，原来她并不打算惊扰二位，
宁可将此苦痛，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中。
两位老人常常讲：人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谁就没有灵魂！
真诚爱国的人们，会永远被祖国所珍爱，
——爱国不分种族、地位、先后、性别、年龄。

是呵，这颗种子从小就插入了女儿的心田，
但却未曾料到，这么早就会勃然而萌动……

李大虎在门外一次又一次地翻晒鱼网，
刘玉芹在窗前一阵又一阵地独自纳闷。
父亲想问问女儿为职业奔波的最后结果，
母亲悄悄地说：“莫性急呀，再稍等等。”
……海风卷起茅草，翻飞着四下飘落，
老俩口儿相对无言，感慨世事的不平。

白茫茫的海面上，波浪推卷着波浪，
黑沉沉的海空里，乌云驱赶着乌云。
李林拖着忧郁的步子，从海边走回来，
恰巧，在鱼塘外的竹桥上碰见了阿明。
阿明放下钓竿儿，整了整西服领带儿，
毕恭毕敬地走过来，亲切地喊了声：“阿林！”
李林羞怯地低下了头，但又坦然一笑，
企图掩饰她那种难言的内心的苦衷……

阿明何人？——读者，这个人物亦非虚构，
现在，我就来插几句关于他的事情。
阿明和李林，是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
那时两小无猜——呵呵！天知道厮磨耳鬓
有时候，夜已很深了他们也不回家去，
——欢叫着，钻草丛，捕蜻蜓，追流萤……
阿明是学校里一个有名的少年心理学家，
他的超级才艺，是窥探姑娘们的心灵。

长大啦，李林讨厌他的轻浮和懒散，
却喜欢他能言会道，机智而且灵敏。
一会儿，仿佛那天际的云涛汹涌澎湃，
一会儿，却又象这桥下的细流娓娓动听。
李林紧紧地捏着拳头，凭栏远眺，
微微凸起的胸膛里，激荡着阵阵风云
她侧着脸儿，倾听着阿明的滔滔讲述，
心屏上，悄悄地描绘着未来的淡淡疏影。

呵！这一切虽然都是那么幼稚而荒唐，
但石块相击，也确乎迸出了耀眼的火星。
——算了算了！阿林，我们应很快远走高飞，
这个鬼地方呀，使人变得狭隘自私而平庸。
空气太坏了，民风也非常不淳，——糟糕！
男的女的，一个个面容和善而心肠毒狠。
事事都有圈套儿，处处设有陷阱，——真的，
善良的人们，唯其善良而实在无法生存。

友谊是空话，老上当却始终找不出根由，
走吧走吧！听说远方春光明媚而景色宜人。
阿明象一颗蓝色的刺目的流星，——噢！
突然飞起，划破茫茫的生活的夜空，
嘶叫着落到了李林的心房里，不迟不早，
哎哟！一下子就点燃了这位少女的心灵。
——李林不肯附和阿明全盘否定的观点，
但是，她却赞成与他结伴同游，跨海求真。

李林决心亲自去读一读宇宙这部大书，
瞧瞧，第几页上镌刻着真理的图象和诗文。
定了；他俩约好再联络几个青年伙伴，
选择一个非常吉祥的时刻，即日登程。
——李林与阿明在小桥上分手的时候，
太阳已渐渐落入了闽西那翠绿的山林。
闪动的美丽的脉脉余辉哟，情义无限，
给这眼前的竹叶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黄金。

李林踏着幽暗的月色向这边默默走来。
渔家茅棚的小窗上，已经点亮了油灯……
李大虎——呵！终于明白了女儿的心事，
捋着胡子，颤着脚尖儿，显得异常兴奋。
他打开匣子，取出那柄可爱的金鞘宝剑，
掂一掂分量，然后庄重地递给了李林：
“诺诺！拿去吧，拿去吧，我的林儿，
你要用书和剑，去开辟自己的万里前程。”

李林双手接过宝剑，端端正正地佩在腰间，
然后打个立正：“妈，我威风不威风？”
母亲将从水井里挖出的黄土打成方包，
然后，又送给她一面小巧玲珑的汉时铜镜……
遗憾！李林未能找到远渡重洋的伙伴，
不过阿明却始终没有动摇：愿一路同行。
李林站在船头上，眺望着茫茫的远方，

忽然想问：究竟是谁迫使她离乡背井？

她记起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许多章节，
但谁能告诉她饥饿贫困、流离失所的原因？
友邻和乡亲们站在海岸上为李林送别，
越过那波涛滚滚的海峡，撩动着海风。
——三保太监，正在云头上开怀谈笑，
郑成功的旗帜哟，在烟霞中猎猎飘动。
仿佛看到了石门的波光，西子湾的秀色，
还有那澄清湖的涟漪，合欢山的雪影。

是的！他们看见那海天深处的台湾岛哟，
此时此刻，正循着波涛向大陆徐徐靠近……
——现在，李林在泡沫四溅的甲板上徘徊，
耳边响起了卢梭和孟德斯鸠的那些议论。
但是，这一切都同铁一般的现实格格不入，
象薄雾中的残月，苍白无力而又非常空洞。
她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真切而伟大的思想；
然而，这个命题又是多么抽象和朦胧！……

风暴哟，南洋的风暴，请你静一下吧，
现在李林要看一看这群奇异的陌生人。
他们拖着沉重的锁链，并排儿躺在甲板上，
动也不动，眼睛里喷射着火焰般的仇恨。

红的、黑的、黄的……他们的肤色各异，
但是，为什么却遭遇着完全相同的命运！
你瞧，他们瞪着眼睛，紧紧地握着拳头，
仿佛要立刻挣断锁链，去拥抱那自由之神。

呵，你们！前天从西印度群岛被送往西班牙，
昨天，又从非洲沙漠投入圣多明格园林。
今天，从亚洲的一角要运到南非殖民地去，
明天——哦哦！你们是倒转地球的主力军。
李林移步向前看见了他们身上的烙印，—— C.P.S
又侧身屏息，想听听这些心脏的跳动……
血红的夕阳哟，已冉冉沉下碧绿的海面，
雪白的海鸥围着船儿叫着，左右飞行。

帆船两侧的波浪哟，就象那海鸥的翅膀，
上下鼓动，迎来了大海上的第一个黄昏。
这时，李林面对海涛想唱一支赞歌，
——激励自己环游地球，策马天河的雄心。
不料这群陌生人的哟，却抢先哼了起来，
他们摆动着蓬乱的头发，微微闭住眼睛。
他们之中，有几个年轻的会讲英语，
虽然吐字不清，但曲调却深沉而激忿。

波浪抑扬，是这支悲歌的自然节奏，
海风顿挫，仿佛在特意为他们伴唱和声。
李林用左手紧紧地按住腰间的宝剑，